

青春

青 春

張資平 著

現 代 書 局

1929



1929 2 1 付 排

1929 3 1 出 版

1——3000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平裝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精裝每冊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青春



—

君展和弈芳的同棲生活，是由他們在大學畢業的前一年秋初開始的。他們真的相認識後沒有多久就匆匆地結了婚了。的確，他認識她雖不久，但他實在十二分的愛慕她——聚談了二三次後就十二分的愛慕她了。

弈芳的身材高高的，雖不十分胖，但也不能說是瘦削，並且她喜歡穿時髦的西裝——她的同學都嘲笑她穿的是女優式的西裝——搽香氣濃厚的香粉，引得一部分的獨身男性的同學爲她神魂顛倒。但是君展是個又矮又瘦的黑少年，論面貌不能說是很出衆。尤其是他的兩顆門牙微微地向前突

出，由側面看來，他的唇合擺不來，就有點像猴嘴。不過他也喜歡時髦的裝飾，和女同學一個樣的搽香粉，洒香水。大概他的家計還可以，時髦的漂亮的中西衣服很不少，常輪着穿。

他們在大學一年級時，X城的政治上就起了一大變革。改革的結果，君展的朋友，同鄉，親戚們在軍政界上活動的很不少。就連大學的當局的一個，也是他的同鄉的親戚的朋友的兄弟。於是他無條件地不受學年考試就由一年級編入二年級了。並且他一面在大學裏念書，一面在西裝的襟角上又掛上一個某政治機關的銅質徽章。聽說是什麼祕書，月薪……差不多一百元。這恐怕是奔芳戀愛他的最重大的原因。

那年秋 X城開始政治上的改革，到十二月下雪的時候，社會的秩序才漸次地安定下去。在這個新建設期中，人材當然很缺乏，未畢業的大學生出來社會服務的很多，不單君展一個。又不單男的大學生，女的大學生也不少出來做社會工作的。當時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風氣很流行，所以奔芳也躍

躍欲試。不過她反省了一反省後，覺得自己實在沒有什麼特長，文章做來不十分通，字也寫得不甚佳。勉強可以認為自己的長技，只有唱歌和幾種跳舞，其次也可以上舞台演演新劇。

君展是置籍大學的政治科，弈芳進的是理科的天文系，後來改到生物系去了。政治科在大學的第一院，生物系却在第八院，他們原不認識的。自X城的政治改革後，大學的同學會也隨着要改組，君展在軍政界上的交遊廣，結果被推為學生會的主席了。學生會成立的那晚上開了一個遊藝會，弈芳擔任了一齣跳舞和演新劇的一個角色。君展因為訂定遊藝會的 Programme，和弈芳接談過幾回。他羨慕她，因為她在他眼中的確是個長身玉立的美人，至她羨慕他當然是他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了。

過了陰曆新年又一星期了。在這一星期中，他倆一同看戲，一同喝酒，一同抹牌，歡聚了幾天。每夜裏都是他僱輛汽車或馬車送她回家裏去。他也到她家裏坐過幾次，但因為事忙，她約了他幾次在

她家裏吃飯，他都拒絕了。初七晚上，他抱着她的腰由汽車走下來時，在她的紅醉的嘴角上親了一個吻，她也不像前幾次的那樣拒避他了。她雖然稍微把頭歪躲了一下，斜睨了他一會，但立即翻過笑臉來笑向他低聲地說，

“那末你快點回去吧。夜深了，明天定要來臨！要早一點來！”

他只癡望着她的一呼一吸在冰冷的空氣中化成一陣陣的白色水蒸氣，他覺得周圍的空氣都給她的氣息醇化了。在微明的門燈下的她的醉顏也分外的鮮豔。他祇癡望着她，不會回答。

“傻的！儘望着人做什麼？還不快回去！”她一面說一面在敲門。

“你的媽媽早睡了吧。”他仍站着不動的問她。

“還在那李家那邊抹牌也說不定。”她率直地回答他。

他們聽見放鞭砲的音響，都沉默了一忽。

“你看還有人放鞭砲呢，還早得很。叫你多坐一忽，總不聽人的話。”君展在埋怨她。

“你那旅館裏的房子太吵了，我真不願意久坐。”

“那要怎麼樣的地方你才喜歡呢？”他笑問她。

“我要，要……”她斜睨着他，再給了他一個媚笑。

她家裏的媽子把門開了。

“你的兄弟在家裏麼？”幾次到她家裏的經驗迫着他發這個質問。但到後來他想，就這樣的問她也問不出什麼結果來。

“他麼？近來整日整夜的都不在家裏。還不是一樣的喜歡賭！隔新年還沒有幾天，他那裏有心緒一個人守在家裏。”她說了後故意的歎了一口氣。

“那你不寂寞麼？”他一面說一面想，假定她家裏沒有這個媽子時……但看她並沒有一點誠意讓他進去。

“寂寞還不是要過去。”她再歎氣。

“那末明天再會。”他很決意的向她點了點首。

“那末，明天早點來，不要叫我們焦望。”

君展一個人坐在汽車裏，一任車夫向冷暗的

空中馳騁。他祇坐着癡想。他想不出她不先有準備就不願意接自己到她家裏去的理由來。據她說，她家裏太髒了，也沒有一點可以看得過去的陳設。但這有什麼要緊呢？已經看過了，還怕什麼呢。他想，她家裏的確太不乾淨了。單是養了幾隻母雞一件事，他就覺得十分討厭。他一進去就看見院子裏，堂屋裏和天井裏都是整千整百堆的雞糞，也不見有人去打掃。他們像看慣了般的，不覺牠骯髒。她實在不像是由那家裏出來的姑娘。

君展悶悶地想了一會，汽車駛出到電車路上來了。街路裏雖減少了些行人，但電車還是一樣的飛馳，街燈還是一樣的輝煌，酒樓茶館裏也還是一樣的喧嚷。

他回到旅館裏來了，他開的房間是在三樓的一隅，正向 X 灣。他走上樓來，他的幾個同鄉還在那邊抹牌。

“想不到你這樣早就回來了。她不留你麼？”甲一面抹牌一面向着問。

“那裏！不要說笑。”君展回答他。

“的確是個尤物!”乙說。

“是個肉感的美人,怪不得君展如醉如癡的。”
丙笑着說。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展側!可惜平仄不調了。哈,哈!”丁哈哈地大笑,自鳴得意。

“君展,你和她到底達到什麼程度了?據我看來,你們的關係像很深了。她對你該有了什麼表示吧?”乙問他。

“淺得很,淺得很!我們相認識還不滿兩個月呢。那裏談得到什麼關係!”君展一面除外套,一面回答乙。

“接吻的程度總該有了吧?”丁跟着追問。

“那裏有這樣容易!”君展笑着說。

“君展,你如果再長漂亮一點,她早就上手了。”甲很不客氣地說。

“這也不見得。女子和男子不同,聽說越美的女子越喜歡醜男子,因為要這樣才顯得出她的美麗。唯有醜女學生不自知其醜,偏要揀肥擇瘦的找美男子。”

“你這個議論倒很新穎，可以算是一種革命的理論吧。”丁在嘲笑甲。

“那末像我的尊容怎麼又不見有一個女學生來向我攀交呢？你看我比君展怎麼樣？誰長得好看些。”乙說着自己先笑起來了。只有丙不說話了。他們都偷望丙，看見丙的像蜂窩般的臉皮通紅了。

他們不敢繼續說笑了，重新熱注到麻雀牌上去。

“她還有點封建思想，有點討人厭。”君展坐下來後說了這一句。

“何解？”甲一面注視棹上的牌一面問他。“糟了，糟了！九索過了我還不知道！”

“誰叫你只顧貪說笑！”丁說。

“她對於結婚的儀式像很重視般的。她說先要行訂婚式，後再舉行結婚式。我覺得這樣未免太花費了。所以我對她想放棄了。”

君展的視線透過窗上的玻璃板，他望見幾點微明的星火在河面浮動。也聽見外面馬路上的轟轟的電車的音響。

二

第二天下午，君展從弈芳家裏出來時已經午後四點多鐘了。她和她的弟弟很謙恭的，很親切的送他到街路口來。印在他腦裏的一個不好的印象像又加深刻了一點。

——今天總算是歡樂的一天。自己太孤獨了，看不慣他們母子姊弟間之暖和親愛。他們真可以說是享天倫的樂事。只有自己是個孤獨者，不要再嫉妬別人了。

他終和她舉行了一個訂婚式。訂婚式很簡單，交換戒指，共同攝影。此外在她家裏設了兩檯酒席請了十幾位女客，同時君展也在一家酒樓上請了二三十位同鄉和朋友來證明他和她今後再沒有自由向他方面發展了。

訂婚後的第三天，君展又約了她同到劇場去看才由美國來的新劇團的演藝會。

十二點鐘前後，她如約到他的旅館裏來了。他

才起來在洗嗽。

“吃過了飯沒有？”君展一面抹臉一面問她。

“早吃過了。”她懶懶地坐在他的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吃過了就算了。下半天到劇場的樓上吃西餐去吧。這旅館裏的飯菜吃不得。”他走近痰盂前，一陣灰白色的水由他的紫色的雙唇間流瀉下來。她看見心裏有點作惡。

“美國新劇團今天演的是那一種腳本呢？”弈芳無意識的問。她說了後走到向騎樓那邊門口來。

“羅美阿和周麗葉。”君展洗嗽完了也走過近騎樓那邊來。他拿了一張劇場的廣告給她看，也湊近她的肩側來看。她登時聞着一種臭氣。

“××部下星期要我們去演戲籌款呢。”她說着站起來走近痰盂吐了一口涎沫。“我正打算演這個腳本呢，文科的英文教授已經把牠譯好了。”

“那末你扮周麗葉麼？”君展笑着問她。

她點了點頭。

“誰扮羅美阿呢？”

“我的兄弟。”她笑着說。

“仲瑚也會演戲麼？”他又感着一種奇特的驚愕。

“比我還演得好呢。”她的雙頰微微的泛了一點紅潮。“他在北京老不念書，只管很熱注的去習演劇。兩姊弟不該演這種愛情劇麼？”

“表演藝術，有甚要緊呢。”君展雖然這樣說，但心裏總有些澁澁的感情。

他們進T劇場時天氣還很好的，但到夜裏十一點多鐘出來的時候外面已經絲絲地下起雨來了。

他倆站在劇場門首爭執了一會，他說先回到他的旅館裏去，但她要求他直接地送她回她家裏。

爭論的結果還是她贏了。但那晚上還是可紀念的一夜。

再過兩星期，他倆結婚了。在X城近郊租了一家小洋房子開始了他們的小家庭生活。

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結婚後的他倆的生活異常的平凡。她跟着時日的經過對家庭也愈覺厭倦。

對君展的勸慰，她沒有一句接受過，她像要對他起革命了。

不幸的君展，結婚後不滿三個月又遇着政治上的第二次的變革。在軍政界中的同鄉，朋友親戚也減少了許多。他的某機關的祕書也沒有得當了，只得寫信到南邊去叫家裏匯錢來用。弈芳也就漸漸地看不起他了。

她有時也很自愧，因為自己雖然有點討厭君展窮，但他對她的金錢的要求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沒有拒絕過。

——他還是個可憐人！他還不是一樣的供給自己麼？自己兄弟的零用錢都是他供給呢。

她雖然有時自悔自愧，但她也不覺得如何地十分難過。她想對他的金錢的誅求不過是件小小的罪過吧了。

——我怎麼能爲他省區區的金錢而犧牲我的裝飾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裝飾之外呢？

到後來，君展也覺得家庭乏味了。並且心裏還藏着一件不能告人的憂鬱。他想，能夠把家庭解散

就多用幾百塊錢也算了。但是現實告訴他現在是不可能的。

未結婚前，他曾介紹她到××部裏當了個股員。現在天氣漸熱了且因身體的關係就辭了職。現在他倆都算失了業，只有她的兄弟的由君展介紹的國立銀行裏的行員的位置還保存着。銀行的經理早換了，但仲瑚的位置還能夠保持，這是何道理呢？一般說，因為他是個小白臉，美男子，金庫科長很愛他。

君展到了下學期還是回到大學裏去上課，弈芳却廢學了。君展不在家時，她一刻都不能留在家裏。她不進戲院就回娘家裏去，每次回娘家裏去就一連歇三四晚不回來。君展也沒法子奈何她，因為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

君展因為弈芳對他的疏遠，新認識一位女友，是文科裏的同學。這位女同學和弈芳也約略認識的，姓杜名綺蘭。杜綺蘭本來趕不上弈芳的美，不過有個團團的臉兒帶幾分媚力；但在現在的君展的眼睛裏却比弈芳美。因為弈芳因身體的障礙減